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一年一班 1號 王宥中

 當蘭舟將啟，都門帳飲何從有緒？轉身之後，再見卻是再也不見了，離別為何物？也只在那飛機滑過跑道後留下的各種雜陳的味中探索才能知道吧。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是在機場跟我有記憶以來的第一位好友道別，照片裡的我們只是握著彼此的手，彷彿可以感受到手掌心的三十六點八度，那陣溫度是如此真實的活在我的腦海裡。笑容燦爛，只因為大人總告訴了我們：「她只是出國玩而已。」「我們很快就會回台灣了啊，不用難過。」當時的我們也就蠢蠢傻傻地相信了，在那麼小的孩子心理所要的就是這樣一句承諾，於是我倆最後一次相視而笑，揮一揮手，然後看著一架飛往新加坡的飛機離去……

 照片沒有包膜，上面留著幾綻不知多少年前眼淚落下所暈開的泛黃，想是在過了十年左右的音訊全無後，想起那日大人們哄騙小孩的話所流的吧！大人將我們最後的快樂定格在相片中，卻從來不知在孩子逐漸長大以後，每每想起那段往事總會一遍遍的告訴著自己：我們從來未曾好好的向對方正式道別，卻是這一別，再也不見，一股埋怨，似那靖也靖不了的滄浪。情感紮了根，又要如何在短短十年間忘卻呢？

很久以前那淚濕了的衣襟也早已乾了，但無緒相思，隔山溪不斷！今宵她 將醒於何處？是否又有楊柳岸與曉風殘月相伴？而若有朝一日她能見得柳絮紛飛如梅雪，是否又會知道那點點是離人殘淚？

離別違和物？或許也只有親身經歷過離別的人才會知道離別非是單純字典上的二字，而是多少無奈的百感交集一梭一縷編織而成的，一張我最難忘的照片。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一年七班13號 游若琳

我們所處的世界瞬息萬變，處處皆是美的縮影，然而這些美往往只有一瞬間，稍縱即逝。自古以來人們努力想留住這短暫的瞬間，無論是將這樣的心情躍然紙上，融入文章、揮灑成詩詞；或是編成曲，世世代代的歌頌讚揚著。而在科技發達的現代，我們所使用的相機能將那短暫的瞬間化為永恆。

自從我開始接觸攝影，我便知道這是一樣多麼神聖的職責，留住世界上任何瞬間的美。我所留下的每一刻、每一張照片，都有著各自的故事、各自的美和各自的意義，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張，不是出自我手，但是我身在其中。只要一看到，當下所有的感動、感觸又再次湧上。那是一種深刻的意義，狠狠撞在心靈上的感覺，對於視覺和心都是強烈的、震撼的衝擊。

我記得，那張照片的時空背景是在國中。當時的我，長相、成績都相當普通，也沒有特別顯著的個性和專長，大概就是全台灣幾千幾萬的國中生中最平凡的一個。為此我感到十分自卑，身旁的人光芒卻耀眼奪目，而我到底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上？平凡的我有什麼未來值得去期待嗎？每天困在如此晦暗的自我嫌惡中，意志消沉。家人也不知道該如何來安慰我，直到某一次的段考結束，我又再為了絲毫沒有起色的成績唉聲嘆氣時，爸爸突然要我跟他上山觀星。

觀星？爸爸喜歡星象是眾所皆知的事，就連觀測的望遠鏡和拍攝器材都是一流的，只是今天為何要特意帶上我？我不明所以，但還是抓了台數位相機上了車。車子漸漸駛上山路，而我也不知不覺的睡著了。過了不久，有人用力搖著我的肩膀，是爸爸，他招手要我下車，我正想開口問他怎麼回事時，就先被眼前景象吸引。

是流星雨！大片大片的劃過天際，光彩眩目，我被如此美麗的景象震懾住，好不容易想起要趕快留住這一刻，就在我手忙腳亂地拿出相機時，流星雨卻已經結束了。我感到十分可惜，爸爸卻仍是一臉神秘微笑地指著夜空。在盛大壯麗的流星雨背後，是一片不知何時出現的星空。爸爸說：「這片星空一直都存在，只是人們會被盛大燃燒著的流星吸引，然而流星一旦燃燒殆盡，人們自然會注意到背後的星空。」

我站在那片星空之下，轉向爸爸的鏡頭，然後笑了。快門恆久的把這一瞬間留了下來。我知道，我是那片星空上很微小的一顆星星，身旁的人燃燒時的光芒遮住了我，但是只要照間一到，自然有人會注意到我的。因為流星是一瞬間的事，而星星的光芒卻能持續幾億年。

這張照片讓我深刻的明白人生的意義，我的心靈視野都更加的遼闊。這是讓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最難忘的一瞬間。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一年四班 34號 賴泰元

 正逢段考結束，剛鬆一口氣，於是心血來潮，決定將埋沒於書櫃的那本殘破且泛黃的老相本挖出細細品味一番。翻開第一頁的一剎那，即撞見三兩隻衣魚倉皇的逃竄出來。這也使我了解到，自從祖父將相本蒐集擺放完成後，已流失了多少光陰。而正當我翻到某一頁，我停頓了。我感到疑惑，心中出現了問號。我不斷地反覆思考：「這是誰？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照片的背景，是打從心底陌生的。忽然間，彷彿有人從我背後點醒了我。而我想起，這幀黑白相片中那威武、年輕氣盛，左手拿獵槍，右手提著山刀，背後揹著水鹿的獵人。他，就是我的曾祖父。一位當時大受族人歡迎，驍勇善戰的布農獵人。這也是我再次意識到，我的體內是流著布農族滾燙的鮮血。

照片中的背景是那古木參天，生意盎然的中海拔原始針葉林。欣賞至此，我腦海裡浮現出我的祖先奔馳在這片森林中，每年都有豐富的鹿群，族人在此安居的盛況。再想想今天，只看得到伐木後所種植的柳杉林。水鹿消失了，山豬走遠了；族人離開了，語言消失了；我們失去了獵場，也失去了靈魂，祖靈也漸漸遺忘了我們這些只往平地跑、頭也不回的子孫。於是，我的心中感到內疚，思念與失落在我心中糾結著，內心有種重回山林的衝動。看著曾祖父那英勇的雄姿，再照照鏡子，感覺現在的我就像一個迷失的布農人。我找不到往後的路該怎麼走，只剩下一雙空洞憔悴的眼神。頃刻間，我聽到祖靈從我內心深處呼喚著我。祂是多麼殷切盼望著我回到故鄉，再度擁抱山嵐，目光再回到曾祖父的相片。我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回部落，再次與族人用布農人引以為傲的八部合音，歌頌祖靈。 雖然布農族人看似漸漸消失在宛如滄海的城市中，但是，這些歷史鏡頭證明著布農勇士的精神，是永遠不會凋萎散去的，布農族也永遠不會消失的！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一年四班 4號 李雨蓁

每晚夜深人靜之時，我坐在床沿，沉澱一天複雜的思緒，我偶然瞥見書桌旁的小櫃子上，一本泛黃的相簿。我輕輕的走去，拍一拍它身上的灰塵。一翻開，便像走進了時光隧道，帶領我的記憶回到了童稚時期無憂無慮的時光。翻著翻著，嘴角也不禁微微上揚。但，當我看到那張照片時，我停住了，那是一張我和爺爺到河邊釣魚的照片。爺爺手裡拿著比我身高還高的長釣桿，頭戴鴨舌帽，我與他並排而立，比出勝利的手勢。

看著這張照片，我不禁想起那一天。我興高采烈地和爺爺到鄉間的小河釣魚，一到河邊，我迫不及待地把釣桿甩到河裡。那時性子急又好動的我，只見河裡一點動靜也沒有，便不耐煩地在一旁又跑又跳，而爺爺總是坐在一旁的礁石上，用那溫和又慈祥的笑臉看著我。他總對我說：「凡事太過急躁，是嘗不到勝利的果實的。沉默的等待，又何嘗不是通往成功的路呢？」當時的我似懂非懂，還不太明白這句話其中的含意，可是現在一回想起，還真是金玉良言啊！

等了一會兒，我見到似乎有什麼東西拉著釣魚線。我興奮地衝向前去，拉住釣桿，可是憑我一人之力，還沒有辦法拉動釣桿。我十分驚訝，一條魚的力氣竟然如此大。於是爺爺用他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一起和這條魚奮鬥，抵抗著魚的力量和一波波的潮流，想著駕馭這條河川的快感，最後我們合力一拉，終於把這條頑固的魚給拉上岸，我高興地和爺爺留下了這張照片。

闔上相簿，我的眼眶已泛紅。從小將我帶大的爺爺前幾年已過世了，想起當時和爺爺一起合力征服那條頑固的魚的情景，如今只能在腦海中細細品味，而當時爺爺對我說的話似乎還回響在我耳畔，那時的情景也在我腦中歷歷如繪。每當我猶豫、徬徨時，這張照片彷彿能給我正面的能量。因為我知道，爺爺一定會鼓勵我、支持我，而這張照片，便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一年五班 7號 柳芷翎

依稀記得家中的某一個角落，還存放著一些爸爸替阿公拍的照片。阿公已去世多年，任何一張保有阿公當年英姿的照片都非常珍貴，爸爸也非常珍惜它。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公彎著腰，在山上的田裡種菜。照片中充斥著綠，有鮮艷的綠、墨綠也有翠綠，上面一小角才是藍天的地盤。樹為了爭高，把藍天的地盤搶走了一大部分，藍天沒有因此而生氣，他的大度，是我們該學習的。綠樹們猶如一群小學生，嘩啦嘩啦地嬉鬧著，讓這照片看起來生動許多。

看見這張照片，第一眼肯定是落在阿公那辛勤的背影。頭髮斑白，穿著短袖襯衫以及一件運動長褲，手上正忙著種菜，臉上帶著微微的笑容。當時是爸爸偷拍的，而偷拍的情況下阿公還帶著笑容，這是我小時候看見這張照片時所困惑的。現在想來，可能是因為有樹，有藍天還有花的陪伴吧？大自然的美好，在這小小的照片中彰顯了出來。

阿公在我國小時便去世了，因此我對他的印象非常稀少，大部分資訊只能從姐姐或父母那兒得到。爸爸有稍微向我提過那張照片上的阿公，他那時身體還很健康，雖然頭髮都是白的，但是他還能騎著他的機車，每天到山上去照顧他所種的菜，爸爸有時候放假在臺灣時也會一起去幫忙。爸爸曾說，他覺得那時的生活很快活，可惜在拍這張照片後過沒多久阿公身體愈來愈差，那片菜田現在也歸還給大自然了，相信在那片菜田裡，承載了爸爸及阿公很多的回憶吧！

爸爸在家的時候都會帶著家人一起去那座山爬山，經過那菜田時便會只給我看，並說：「妳看，那裡曾是妳阿公種菜的地方喔！」他每提起一次，我便會想起一次家中那泛黃的照片。曾經，那塊地阿公踏足過。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一年二班21號 吳秉桓

生命當中有許多值得紀念的時刻，「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就如同時光不會倒流，每分每秒的每一個景象都不會重來，任憑我們如何牢記，時間都會悄悄地將其拭去。然而隨著照片的發明，我們得到一個機會，一個把珍貴的記憶再度喚起的機會。

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記錄著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背景由一間純白的病房擔當，大大的病床上坐著一位女性，臉上的笑容慈祥且溫暖；而站在一旁的男性也是滿面春風，風裡還飄盪著些許的自豪與掩蓋不住的興奮，但是這兩位都還算不上是真正的主角：舒服地躺在女性的臂彎裡，一對黑寶石般的雙眼正骨碌骨碌地轉動著，想要看清楚這個初來乍到的世界。這剛出生不久的嬰兒，才是這張照片真正的主人翁，也就是剛出生的我。

這張照片是我在人世間最早的足跡，也象徵著我最初的起點，我的一切無一不是從這裡開始，而這一切，又無一不是從照片中的男性與女性，我的父母親手上得來的。一個生命的誕生，誰知道是有多少巧合所編織的呢？父母的愛跨越重重的障礙，創造奇蹟，才能有今天的我，這張照片見證了奇蹟發生的瞬間。

即使這張照片是我現在最難忘的照片，我也希望以後它能把這一個頭銜給讓出來。我現在充其量也才走完人生的十分之一，之後的路還遠著，路上想必會有更多奇蹟的瞬間等著我去見證，也或許未來的某一天，我在照片中的位置會從床上移到床旁，牽著心愛的伴侶，親手創造這既神聖又莊嚴，令人難忘的照片。